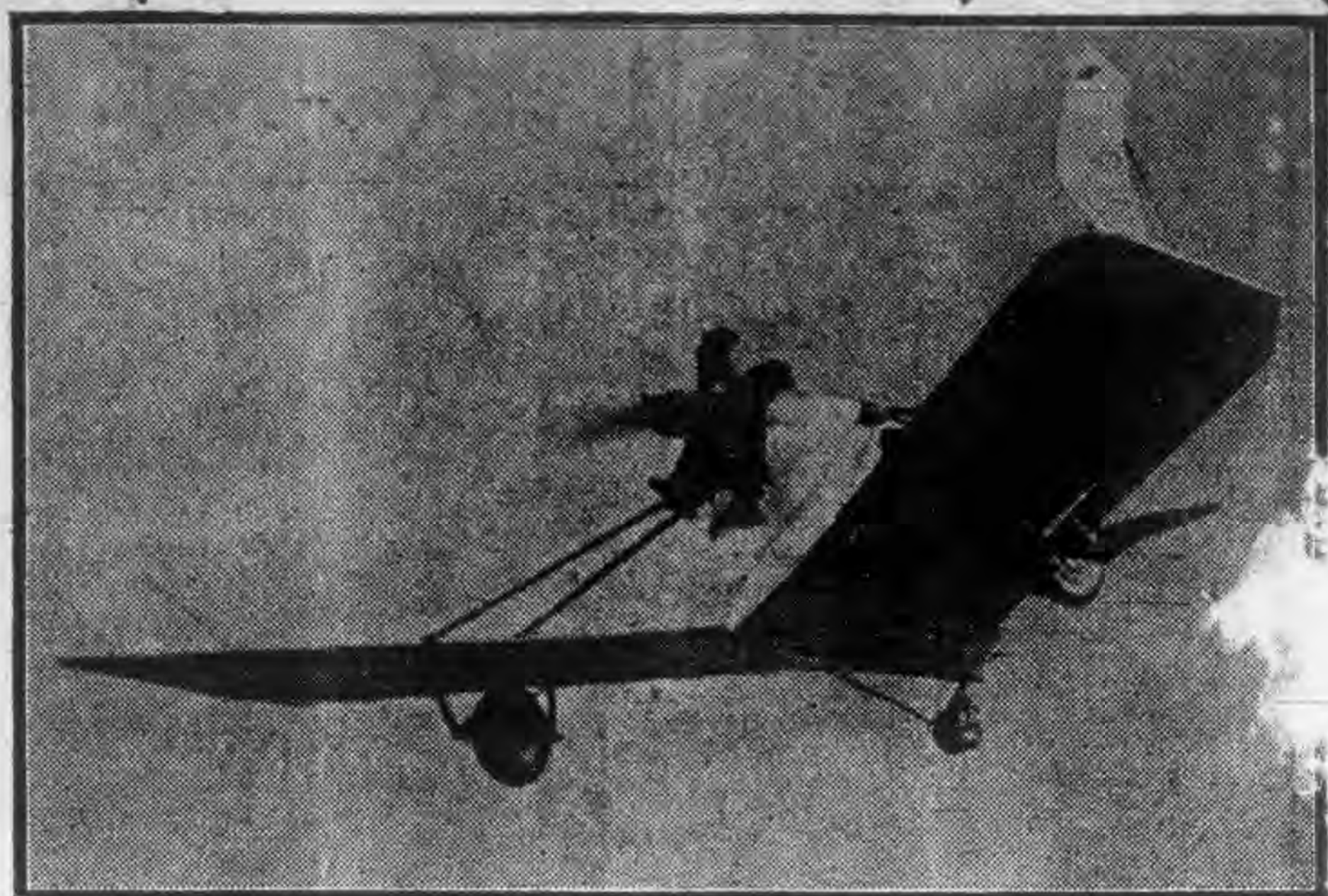


民 閻 週 報

中華書局發行



美國飛行家卜烏達馬氏最近發明一種怪形輕便飛機。三月上旬試航，成績每小時能行三百餘華里。此機製造費，目下雖未發表，但比普通飛機，至少要便宜幾倍。

第五十九期國民二十三年五月七日出版

目 錄

請浙江人救國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國難不忘西北

決不為卑怯的屈辱

塘沽協定的惡果

日本大陸政變與各國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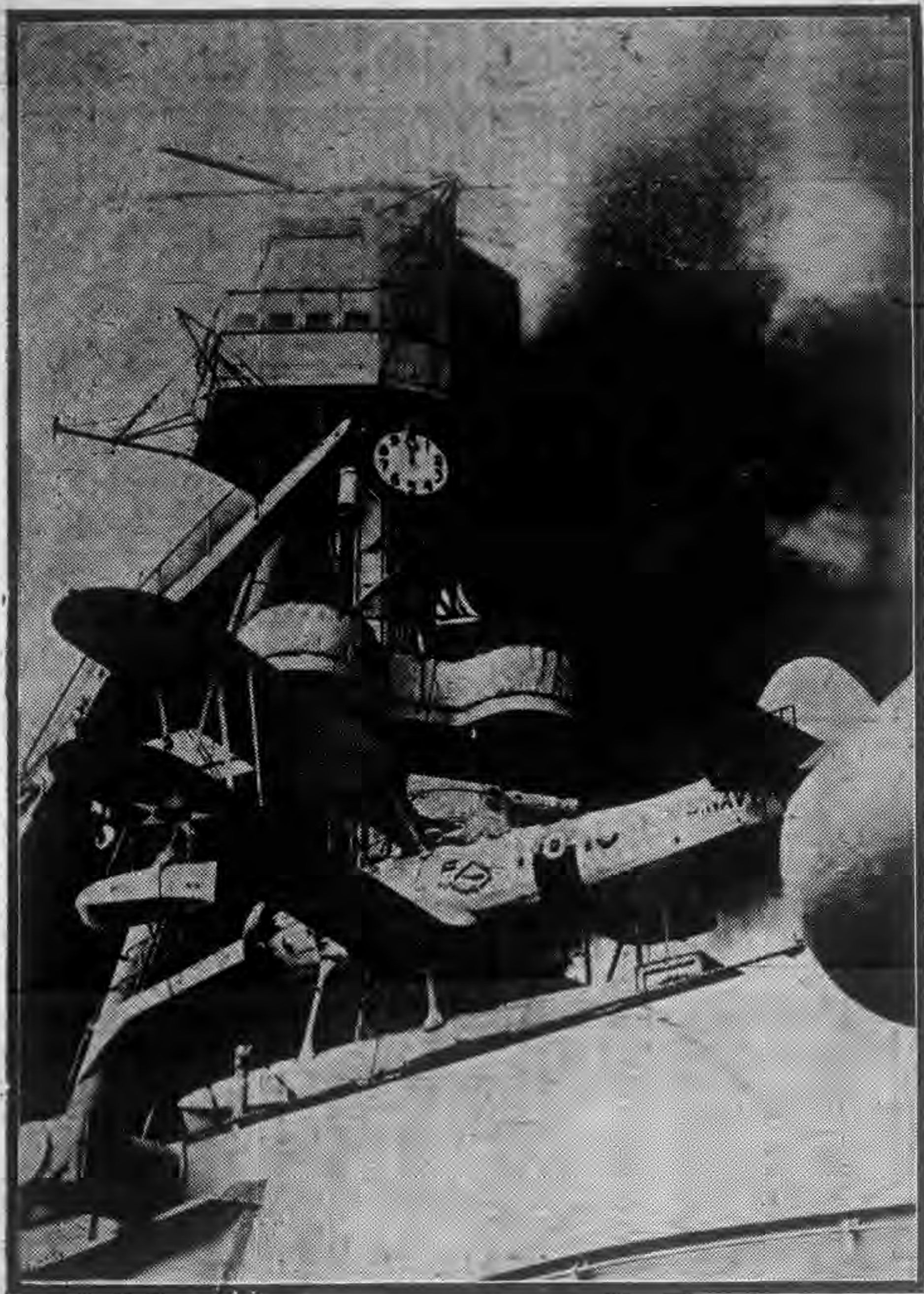
二叔公講古集

關於種痘與天花

欣頤

啼笑皆非錄

農民的聲音



美 國 海 軍 的 精 銳

圖示前月美國海軍在太平洋岸大操時，旗艦彭尼島亞號噴烟幕時的形。

談天說地

請浙江人救國

前清時候，兩江（江蘇，浙江）

是出產文人的地方，尤其浙江人

在中國學術界，佔有很重要的位

置。所以浙江做大官做大事的人

，較其他各省多。民國以來，政治大權，握

在北洋軍閥手上，然而參預軍閥內幕的，兩

江人特別多，實際也等於兩江人掌握政權。

國民政府成立以後，浙江人在政治上的勢力

，自然不用說了。

古語說「人傑地靈」，浙江人材多的原因

，決不偶然的。浙江有天下馳名的西湖，有

風景美麗的富春江，有奔流浩蕩的錢塘江，

有波濤洶湧的海甯潮，有這樣的「地靈」，自

然出產「人傑」了。

前幾年我們時常聽到「廣東錢，浙江福」

！幾句話，就是說在推翻滿清以至到北伐成

功當中，靠廣東人出錢，用金錢換來的天下

，却讓浙江人去享福。從這幾句話中，可想

見浙江人在政治上的勢力，也可知道國家對

待浙江人不薄！

「山大產雜木，人多出怪物」浙江雖說

「地靈」，而浙江人未必個個都是「人傑」。

不獨不是人傑，以今日在國民政府高居大位

的浙江人來看，只覺得是「怪物」的竟佔多

數。

請浙江的同胞不要動氣，小子所說的「

怪物」，並非泛指一般浙江人，是側重於高

居顯要，緊握黨政軍大權的浙江人，而且還

有真憑實據。如若不信，聽我道來：

發明三三制亡國的軍事委員長蔣中正，不

是浙江人嗎？作唯一賣國經紀人的北平政分

會主席黃郛，不是浙江人嗎？國難以來媚敵

禍國，被請願的學生打走的前外長王正廷，

不是浙江人嗎？做獨裁代表，負溝通東京南



京間情感之責的駐日公使蔣作賓，不是浙江人嗎？扶同爲惡的考試院長戴季陶，立法院副院長邵元冲，中央委員陳果夫立夫兄弟，獨裁領袖駐華北代表北平軍分會委員藉伯誠，個個都是浙江人。還有行政院長汪精衛，據他的自供，也是浙江人！他在東方雜誌第三十一卷第一號所發表「自述」的一篇文章，這樣寫着：

「我原籍是浙江山陰。祖父以上，墳墓都在山陰，父親始遷至廣東番禺。他雖然聽得懂廣東話，卻不會說，仍然是浙江人。」他的父親既然是地道的浙江人，所以汪院長應該算是浙江人。日前蔣汪黃三位浙江人在廬山一度密談解決對僞通車通郵設關和中日華北等問題之後，弄得全國都充滿着國亡無日的慘淡空氣。日本因爲我國如此易與，又發出非公式的荒謬聲明，把我國當作是它底保護國看待！現在若果抗日，就有他們從中

作梗，若果先去他們三位賣國賊，又變作敵未抗而內戰先作。揮淚興師，本來不是國人的本意，但是有時幽蘭當路，尙且不得不鋤；何況通番賣國的國賊？不過君子愛人以德，記者在未討伐國賊以前的一剎那，實在希望他們能够臨崖勒馬，因此寫「請浙江人救國」這一篇文章，盼望蔣汪黃以次一班浙江人能夠革面洗心去救國！（天一）

●「國家將亡必有妖孽」

在這國難期中，所謂名流，「柱石」，彷彿並不把國難當作一回事，只是虔心拜佛，請所謂活佛「灌頂」，發起時輪金剛法會，以爲托庇天神，就可以降福消災，收復失地了。其實，倘說「義和團」是「拳匪」，這些善男信女就是「佛匪」。都是國家將亡時的「妖孽」。

雖然大刀可以殺敵，但連大刀也不用，只是披着袈裟，念着「唵嘛呢叭咪吽」，未

必能使日本退兵。在這民窮財盡之秋，爲了時輸金剛法會，却耗費達十萬元以上。倘說這就足以救國，則全國各地都聞風響應以後，法會林立，居士成羣，除非真能不食人間烟火，先已餓死，然後昇天，窮鬼幽魂，未必就能使民族復興。國家富強。君不聞航空救國的聲浪，洋溢乎四海？到處勸我們捐助飛機，準備抗日，而消耗于時輸金剛法會的如許鉅款，以之轉買飛機，在戰爭劇烈之時，翱翔空際，聊爲點綴，豈非盛況？

然而，爲諸公着想，趁這春光明媚，流連于西子湖邊，一面念佛，一面鑒賞胡蝶徐來兩女士的扭屁股，賣弄風騷，梅蘭芳博士（？）的歌韻舞姿，未嘗不是國難期中的要人。要事。「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由來久矣，固不僅現在爲然也。

而況所有費用，「均由國庫發給」，要人來往，也有官廳招待，自己不費一錢，既可

拜佛，又可消閒，即使佛力不逮以挽救中國之危亡，事實上既已開心，又能愚民。爲政者固應如是也。
(傑之)

●國難不忘西北

南京的要人，大概在上海的跳舞場，金陵的歌壇，杭州的西湖，江西的廬山，玩膩了罷？不然，爲什麼「中央的要人，紛紛到西北」，這句話是全國經濟委員會的常務委員宋子文先生說的話。據考試院戴院長說：「余此次「旅行」，各地方人相識漸多，將來自易再遊」。中央要人、紛紛到西北，牠底任務是什麼？吾儕小民，當然莫測高深。也許是「事關□秘，不便發表」，然而慣會舞文弄墨的報館記者們，却替他們這些要人大吹法螺，說甚麼要開發西北，更堂而皇之的把秘書先生絞腦汁的演說詞大登而特登，說什麼「中國一統的大文明，新生命在西北」的一套客話，聰明的人兒是常常悟會到宣傳的反面

的。「收復失地」的結果是「塘沽協定」；「長期抵抗」是「通車通郵」；「交涉」是「設關」，真是文明愈進步，把戲愈多，從前的遷都洛陽，說是準備的抵抗？後來重都南京，就開會慶祝？

誠然，西北的地方，需要開發，這是不錯的。但是「旅行」是否等於「開發」，我們不是工程師，沒法證明這非「牛頓」的「幾何方式」。

我們莫明其土地堂的是，中國要待開發的地方很多，爲什徧徧要到西北？誠然西北有個「陪都」，我們記得戴院長曾經有建設「陪都」的偉論發表過了，遷都「陪都」原是爲的「長期抵抗」？後來上海「停戰協定」簽字，國難時期已成歷史上的「編年」，於是重都金陵，要人們便大興土木，實行物質建設。然而東洋的矮仔畢竟狼子野心，拚命的開刀，斬了又斬，好在遇着的是「瘟生」，得以予取予求

。雖然武大娶了蓮娘，祇得終日出外賣燒餅來躲避，但是日本的態度終於要白熱化了，而要人們又不能不重收覆水了，到西北去，也許是再幹一回遷都的把戲吧！然而戲法不過一套，總要變換花樣，前回說的「長期抵抗」，這回又說是「建設西北」，大哉論也，善哉變也。

然而，戴院長畢竟是佛門子弟，一舉一動，總要佛爺指點才行，所以他在旅行的疲乏後，「擬稍息兩日，再到杭州參與「法會」」，看看佛爺的主張怎樣罷！虔誠哉！戴修士。（聞）

講新聞

●決不爲卑怯的屈辱
四月十七日，東洋鬼子日本向世界各國發出一篇聲明書，內容大意，（一）日本可以在中國任意行動，各國不得過問；（二）不

准中國勾結各國來抵抗日本；(三)反對各國以金錢飛機幫助中國。老實說一句，日本將中國視為囊中之物，一意獨存。

日本發出這強硬的聲明書之後，世界各國莫不相顧失色，尤以英美兩國更爲憤激。可見日本的聲明書是如何重大的一件事。

當前年日本佔領東北之後，即向中國及各國聲明，決不侵犯關內。那時南京政府軟弱無能，抱定得過且過苟且偷安的態度，任日本吞併東北；世界各國也相信日本不會進犯關內，無損於她們在中國的商務及利益，更因爲中國已甘心忍受，未便從旁出頭。所以兩年來日本在關外的一切舉動，中國自然不敢過問，各國也置諸不理。以致滿清餘孽的溥儀小子在日本保護之下，由流落天津的流氓，到關外去做滿洲偽國的執政，再由執政而進爲皇帝。

日本發出聲明書後，各國震驚，也不無



原因。由該項聲明書的內容看來，知道日本不祇是侵併東北，而且想獨吞整個的中國。當然會引起各國的憤怒。

日本矮鬼真機警，眼見各國的風色不好，使出一遍花言巧語，掩飾她的野心暗，中仍貫徹獨吞中國的毒計，不顧各國反對。近來英美各國，在表面上，似乎沒前幾天那樣憤怒了。

日本既鮮明表示要獨吞中國，首受其害的，自然是中國了。那嗎中國應該怎樣辦呢？南京軍政當局依然未改苟且偷安的態度，僅由外交部發表兩通不關痛癢的宣言，除此之外，別無其他有效的辦法。

西南方面接到此項駭人的消息後，西南政務委員會於廿七日向各國發出聲明書，揭破日本的野心，請求各國主張公道。廣東省黨部及廣州市黨部於廿五日通電全國，請同胞一致起來反對日本的暴行。

無疑的，日本侵略中國，一步更緊一步了。時間不容我們猶豫，現在我們只好兩條路可走，一種是屈服，任憑日本宰割，一種是抵抗，倘若日本進一步來侵犯中國，我們應抱定「以牙還牙，以爪還爪」的態度，與日本拼個你死我活。胡漢民先生對此事說得最透澈：「縱日本之侵略政策如何銳利猛進，然本黨同志，中國人民，必當盡其最後之力量，以保障國家之獨立，申言之，我人之於日本，寧為光榮的失敗。而決不為卑怯之屈辱！」

時間真是不能容許我再遲疑了，希望南京軍政當局衰衰諸公拿出熱血與良心來！

(堂)

●塘沽協定的惡果

塘沽協定已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獨吞中國的陰謀揭露于世界；已把反革命的南京政府投降帝國主義出賣民族的真面目曝露于民衆面前。

除了天生奴隸與賣國軍閥之外，任何人都知道塘沽協定是危害中國民族生存權利的協定。有了塘沽協定，中國明示放棄東三省和熱河，實認僞組織成立；有了塘沽協定，就造成了放棄長城以外並以長城以南的數十里地，做了日本的附屬地；有了塘沽協定，日本可用飛機或其他方法來偵察我軍的行動，這無異公開承認了中國沒有國防和國界；有了這塘沽協定，最近日帝國主義又威迫南京政府接納通車通郵等之要求。

蔣介石爲要實現其個人獨裁政治，甘冒天下之大不韙，悍然與日帝國主義成立這出賣民族塘沽協定；汪精衛爲要依附軍閥以實現其所謂民主政治，于是決然贊助成立塘沽協定，而且掉其如簧之舌，如此次協定盡曲解之能事，或說這協定并不屈辱，或說『塘沽協定祇限軍事，不及政治』因爲汪先生素來是以『擅於詞令』著名的。日帝國主義以武

力威脅汪蔣成立此協定，這到底是不是屈辱？因此協定斷送東北熱河，更放棄長城以南的數十里地，爲日本附屬地，這是軍事，還是政治呢？

我還記得汪先生有一次竟引一九一八年列寧與德國訂立『白萊斯特和約』以掩飾他們那次污民族之行爲。他說話大意是：列寧忍辱與德國簽訂恥辱的白萊斯特和約，卒能保存呱呱墮地的蘇俄，我們也忍辱與日本成立塘沽協定，以保存多苦多難的中華民族云云。其實，當時德俄的關係與現時中日的關係完全不同，那時呱呱墮地的蘇俄無力鬥爭，它要整頓軍隊和經濟，勢非休息不可，所以列寧謂當時的戰爭，是革命的空談，決非革命的事業。而且當時德國的地位，亦很困迫，最近期內，德國將受英法美各帝國主義者的挫折，是十分可能的。果也德終于被各帝國主義之夾攻而失敗了，德國革命也隨之而

爆發，而恥辱不堪的和約，竟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打消了，蘇俄卒因此而得勝了。反觀今日之中日關係，中國非完全無力鬥爭，十九路軍在淞滬英重的血戰抗日，便可證明；日本又非當時四面受敵之德國可比，她雖然與美俄對立，但美俄決不容易把她挫折，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而與日帝國主義訂塘沽協定，非出賣民族污辱民族而何？汪先生，你須知同一種行動，在其不同條件之下，就會產生完全相反的結果。你雖有蘇張之舌，豈能變更鐵一般的客觀事實。

最近報載，自日方根擬塘沽協定提出通車通郵設關各項要求，立法院各委員對此，多數持反對之論，更擬成意見書，主張拒絕日方通車通郵設關各要求，以保持我國在國際的立場，使外交上不致陷于孤立云。諸委員始則熱熱烈烈這樣反對；終則冷冷靜靜地不提此事，人疑汪精衛疏通拉攏之故，我以

爲這特一方面的原因。其實，諸委員自始已無誠意的反對，他們所以放出反對之聲，特以掩飾南京政府出賣民族之罪耳。又聞有人質問汪精衛關於日方通車通郵之要求，汪答以『中央在考慮中』之言，所謂考慮者，特欺騙民衆的詭辭，事實上，南京政府將必接納日本此項要求，因汪蔣已敢與日本成立那出賣民族的塘沽協定，則將來接納日本通車通郵之要求，亦是意中之事。

關於日帝國主義威逼南京政府履行塘沽協定，本省市黨部昨特電請中央速作戰守之準備，下奮鬥之決心，嚴懲賣國奸徒，取消亡國協定，在此舉國沈沈，民氣欲死的當中國，西南當局能提出此救國主張，確是差強人意！我們對塘沽協定的回答，就是革命的回答：依照總理北上宣言之遺教，推翻封建軍閥，更以民族革命戰爭粉碎日帝國主義企圖獨吞中國的塘沽協定。（文）

●日本大陸政策與各國態度

資本主義第三期恐慌的狂潮，已震撼整個帝國主義世界，日帝國主義當然不能逃出這個漩渦。日本企圖以戰爭找危機的出路，于是對內欲以民族的意識掩欺階級的意識，以平服政治的危機。對外更侵略中國，擴大其市場，以解決經濟的危機，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日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必然性；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南京政府甘居小朝廷的企圖完全是幻想。

在上期民間週報，我已經說過，日本猛進其大陸政策，不祇佔據東四省，還要控製華北；不祇要控製華北，還要侵入華南，現在的消息更足以證明此種推測之正確，最近報紙又報告我們以下面幾件消息：

一、據日方非正式聲明，在侵蒙以前，絕不進窺華北，蓋侵蒙為對俄之要着，擾亂華北乃不得已之舉動。

一、敵軍在承德會議時，宣稱侵蒙為對俄，侵蒙後再侵華北云。

一、日關東首腦部，決六月間調松本等四師團開熱北，為侵蒙準備。

一、日本確在準備大舉侵蒙圖察，現又有一師團軍將開熱北。

一、日軍部對滿洲問題，將有新方案提出，林銑昇召集全國師長參謀長談話，討論對華問題，華南華北問題均列入討論之列。又，日對華南沿岸探監視態度云。

根據上面消息，目前日帝國主義非不欲即佔華北，祇為進攻蘇俄之準備，不能不要先行侵蒙，侵蒙後當侵華北，佔據華北後，華南必然也在蠶食之列。

又我在上期民間週報曾說，日本侵略中國，自始至終必採「不宣而戰」之策略，目前事實表現，果不幸為我言中，最近報載「日鑒於此次聲明書之失敗，決恢復九一八時之

對華手段，以「不宣而戰」之方法，對中國全部實行不再用外交之方式侵略，但取徒利便自己之行動云」。事實上，自日本發出聲明書後，帝國主義列強祇回以空言的反對，日本實無失敗之可言，至「不宣而戰」之方法，則爲日本侵華之一貫政策也。

日帝國主義以蘇俄爲理想敵，視中國爲征服國，到現在已成露骨化，歐美列強對此又當有什麼態度表現，據最近報載，盛傳英大使昨日與美國務卿會商之結果，英美對遠東之態度，已趨一致，且成立諒解云，又英美兩國刻已成立正式諒解，準備用雙管齊下行動對付日本云。又，據倫敦華盛頓等處電稱，英美始終遵守國聯議案，拒絕承認滿洲國云。再，美國副國務卿腓立氏，今日與英大使連西氏會商遠東時局問題料美將步武英，向日本警告云。又，意國以日本經濟勢力侵入非洲亞比西尼亞國之一部份，因此若干

時來，意日兩國已趨緊張，而墨沙里尼對於日本向外發展之威脅，已抱反抗態度云。又比國對華表示同情，加拿大對遠東問題亦極爲注意云。

國際帝國主義列強對日本在中國之暴行，有時作輿論的抨擊，有時高唱聯合抗日，但有時又噤若寒蟬，不發一聲，這樣波譎雲詭，真令妄想國聯與列強助我抗日之徒，莫明其妙，其實，帝國主義列強中，無論英美也好，法意也好，都是詭謀圖我，他們內部的衝突，並不是援我抗日，不過因共同謀我而發生利益不均的衝突。在這樣國際情勢之下，我們祇有一方運用革命的外交，分散帝國主義列強聯合的戰線，聯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反抗帝國主義列強；一方喚起民衆，組成民族革命的武力，向日帝國主義進行決死的戰爭，這是收復失地與解放我中國民族唯一的道路。（文）

○……○ 一叔公講古集

舍侄孫筆記

第五玖講 紅臉白臉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這是

○……○ 西話東指

「古已有之」的老話，足證人的面孔

○……○大同之中亦有小異。星相家便在這
些小異上用功夫，傳下來一些「善觀氣色，
預言休咎」的秘笈，給一般「小諸葛」「賽神仙」
，「鐵嘴」，「居士」「山人」之流，有一個
「走江湖」的工具。

最近，這些土老兒也摩登起來了，居然
掛上「哲學家」的幌子，招搖過市，究其實，
這些小異之中，多少也有些相同之點。歸納
起來，概有兩類：「就是紅臉」與「白臉」。（其
他未能括入者固是很多，但我所需要的，僅
此已足。）

我們雖然不必去相信那些「招搖撞騙的
冒牌哲學家」的論調；但是，人們面孔的顏

色，確能代表一個人的品質。「紅臉漢子」，
脾氣大約都是爽直的；而「白臉漢子」，可是
陰險的居多數；更有飲了酒而面孔顏色更白
的人，切記不要理他。

再看中國戲的臉譜，多半是紅的圖案和
白的圖案，正好書出一忠一奸，一正派一邪
氣的兩派人物。假如你有過看平劇的經驗的
話，你定能知道紅臉的是忠臣，義士；而白
臉的是巨奸，大惡，關於這些的例證，是不
難舉出的。「打嚴嵩」劇中，被打的是一個白
臉的權相，公認的「神奸」。「逍遙津」是數說
曹操的罪惡滔天，被罵的又是一個白臉的英
雄。關羽是一位老牌紅臉漢子，忠義昭然，
婦孺皆知。張飛的面孔，紅得太利害了，變
成醬紫色，忠義的程度，自非他的二令兄所
能及。一齣「古城會」，唱得有聲有色，張
飛是個百分之百的義士。在每一齣戲劇裏，
都是「紅臉殺白臉，白臉殺紅臉」的故事；

而且，紅臉英雄佔上風的日子多，白臉人物是倒霉。這固然是大快人心，可惜歷史上的故事，都弄成喜劇了。

如果要做紅臉英雄，那真不容易。第一，你須有爽直的，半慧的脾氣（脾氣是天生的，絕對假裝不來）。第二，須要有一個『白臉奸蛋』來驅使你，才顯得出你的忠貞，傻氣。凡是讀過『三國演義』的人們，都會知道這些事：關羽的脾氣，不用說是，『生而魯直』的；張飛也是驕直異常；而劉備却是一個白俊面孔的豪傑（和曹操比起來，當然要差些）。他有個『假仁假義劉皇叔』的頭銜，足證他的爲人了；然而，沒有劉備，焉見關，張？

但是，現在人們的面孔，是白的多而紅的少；不過，我們所看見的面孔，正好相反，紅的多而白的簡直沒有一個。他們的面孔，都是白底子塗上紅顏色，『魚目混珠』，分也

分不清。還有每個女人的粉臉，都要塗上紅胭脂，大約是怕男人嫌她陰險，難以駕馭，恐怕愛而遠之的原故。要人們說話，特別是演說的時候，都會把頭頸漲得粗粗的，血往上行，白臉都裝成紅臉了，煞是好看，話於是更好聽。

因此，我悟了，現在一切『老話』都是靠不住的。面孔的顏色是紅或是白，不足以爲判別人的忠奸的標準；因爲紅臉是可以假裝的。就是孔二先生的『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的『觀人術』，也是不可靠的。

●關於種痘與天花

種痘就是普通所說的種牛痘，天花醫學上叫做痘瘡或天然痘。種痘和天花誰都知道牠倆是不共戴天的，但究竟有些什麼關係，那就是我們所要介紹的。

常識

(一) 什麼叫做天花？

天花是一種冬季流行的傳染病，得了天花的病人，生命是很危險的，我想這是盡人皆知，無人不曉的吧？不論男女成人小孩牠都敢來開個玩笑，這個玩笑，不開則已，開起來却是非同小可。病的開始，先來惡寒戰慄體溫隨之增高，全身都不舒服起來，病人自己也感覺將有重病發生似的，隨即臥床，第二天下半身就起許多小紅疹子，不久也即消失了。第三天才由顏面軀幹各部發生固有的疹子，起初也是紅色小斑漸次增大隆起。第五六天後，變為水泡，越二日水泡的內容由澄清而溷濁成爲膿泡，以後漸次干燥成爲痂皮，前後經過二三星期逐漸恢復。但往往有中途發生合併症而殞命的，幸而不死，大半因膿泡較深，遺留許多疤痕（麻子）有損美觀。

(二) 爲什麼要種痘？

種痘爲防止天花的發生，天花是很凶的，前已說過，不僅是病人的身體，即使他的床褥衣服甚至一切的器物，凡是有病人漿液或是膿汁沾染過的，健康人接觸之後，就可傳染，所以我們能夠避去病人，固然是穩當，但是事實上我們並不能夠即刻跑到另一世界去，那麼不得不想個簡而有效的方法來防備牠，這個方法就是種痘。容貌是很重要的，所以奉勸讀者務必趁早接種，尤其是當父母者要注意，免得給子女留下終身遺憾。

(三) 種了痘怎麼就能防止天花的發生？

得過天花的人，不必再種痘，也不會再出天花，這種誰都知道的事實，原因是得過天花的人的身體裏已有了一種抵抗天花的能力，——免疫力——能夠使後來的天花病毒不起作用，種了痘，人體裏也生了同樣的抵抗力，所以能夠不再發生天花，即使因爲或種原因，免疫力薄弱而感染的時候，也必很輕的。

(四)種痘發明的經過怎樣？

種痘法是1796年英醫Edward Jenner氏發明的，當初知道了人工傳染比較天然傳染所發的病輕的多，於是將天然發生於牛身上的痘苗，接種於人體，或是由人體上的痘痂插在他人的鼻腔裏，使其發生同樣而較輕度的病變。因此也得了免疫力。但是這種種方法，都可以作為其他疾病傳染的泉源，並且效力並不確實，都已廢止了。現今所用的是將天然痘的內容接種於六個月的犢牛身上，接種部就起同樣痘瘡。採其內容(痘苗)。加入甘油和水調勻後嚴密殺菌，密封在玻璃管裏，就可應用了。北平中央防疫處就有這種痘苗。

(未完)

砍

頭

(續前)

老順

一陣的工夫，張元的眼前，閃着無窮無盡的黑圈兒，而他的家庭，學校，前途也就隨着這黑圈兒飛去了。不用說，老李眼睛

裏也冒了不少的火星。檢查員變了臉色，帶他下去是不成問題的事情；不過臨末又問了他一句：

「你有同伴沒有？」

「有。」張元指了指老李，說。

這一下，本來太平無事的老李，馬上和張元同了命運，眼前閃着無窮無盡的黑圈兒。家庭，學校，前途，都隨着這黑圈兒飛去了。檢查員什麼都沒說，吩咐跟在後邊的巡捕將他倆帶了下去。

「我多冤枉，跟你受累？……哼，怕這個，所以走着道永遠不打伴，倒霉，偏偏遇見你！再說，你一個人去死還不夠嗎，爲什麼非得拉上我？」老李望着張元的後影，心裏想。

張元呢，好像個走向斷頭台的犯人，那末頹靡不振，垂頭喪氣！

巡捕房離車站很近。一進去，他們倆便給分開了，彼此都不能關照，誰也不知道誰

通俗文學

的口供什麼樣。情形什麼樣。大概這也是一種政策罷！

(完)

或以武器，或以文字，或以言辭，因性質而殊異。

啼笑皆非錄

二叔公編述

(卅三)國字一打

國花 事實上之國花，應為罌粟，罌粟古號米囊花，一稱阿芙蓉。昔繁生於中亞各國，今則我國產量最多，川滇黔晉綏甯陝等省，瀾望皆是也。

國粹 以物言，有瓜皮帽，裝袋大眼鏡，銅腳爐，等等，以事言，有拆字，批命，畫符，卜卦，等等，皆國粹也。

國難 狹義之國難，起於九一八之藩變，迄今猶在繼續狀態中，但以廣義言之，則自鴉片戰爭以還，百年間，胥在國難中也。

國光 如羅天大醮，金剛法會，超度鬼魂，施放餓口之類，皆是也。

國策 一名不抵抗政策，一名長期抵抗政策，一名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政策，名稱雖異，含義實一也。

國色 面有菜色之災民，囚首垢面之烟犯，鶉衣百結之乞兒，胥可稱為國色。

國技 包括門類極廣，最著者為倒戈，挑撥，疏通，調解，……等等，其演技也，

國故 有推背圖，燒餅歌，等，煌煌巨著。

國劇 內戰之總稱。

國賊 產量頗多，近麇集東北一帶，形

成一種團體的組織，其在內地，亦往往有之。

農夫的聲音 (詩)

(一) 疑問

誰說城市錢太緊呢？
你看，男女在春風裏散步，
都穿着如花的衣服。

誰說城市錢太緊呢？

你看這裏種花，那裏栽樹，
還有人建築樓着台，撐破大肚。

那像我們的鄉裏，
人們都穿着破的布衣，
土房，矮矮的！

(二) 低訴

白天裏忙，在田壟上，
夜晚裏忙，在草場上，
這樣的，忙白了頭髮，
也沒穿過美麗的衣裳。
一滴一滴的汗，

換來了一粒一粒的米，

把米賣到都城，

自家吃些個糠皮。

漸漸的積下了錢，

買頭黃牛，蓋座小院，

但又教土匪搶去，

只剩下了空的牛圈！

(廉有)

編輯者：民間週報社

發行者：民間週報社

總代理及
通訊處：廣州財廳前圖書消費合作社

出版期：每逢星期一

價目：每冊零售銅仙三枚

印刷者：廣州培英印務局



。情形比賽揮毫即席爲，覽生活兒童舉行館教在民六月廿四于兩衛生社會



(贈攝社東遠爲圖二上)影攝體全友朋小與賓來前會閉示圖